

龍紋九

著 冬 邇 陳

獨立文社叢書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陳 邇 冬 著

九
紋
龍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九 紋 龍

△白報紙全一冊定價一元七角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陳 邇 冬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逮 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九紋龍目次

I

賁弼勾

.....一

九紋龍

.....一六

II

南華擬夢

.....三四

枕中續記

.....四七

當鑑外史

.....五六

潯陽小景

.....六九

賁阿勾

賁阿勾兩片嘴唇就像兩片錫糖，笑起來是甜的，講起話來是甜的，唱起歌來是甜的，就在她笑不講話不唱歌的時候，她也是那麼甜。芙蓉寨寨的少年男子和一些過往的熟客哪個不爲這兩片錫糖做過夢？至於接吻時更甜，更像錫糖那們粘嘴，那只有七個人曉得味道。自然，這七個人盡是男子；但除了銀拉提以外，那六個的名字早就沒人過問了。芙蓉寨的人只從賁阿勾的手梗上的七對銀鐲頭曉得她曾經有過七個同年（註一）。那銀鐲最末的一對是銀拉提送的，又寬又大，把那六對擠上，那最上的一對就差不多擠到手彎了。圖嘴便宜的人總愛講：「賁阿勾，等你的鐲頭擠到脅子窩的時候，我再送你一對。」或者：「賁阿勾，你把銀拉提那對『銀』東西『拉』上點，『提』高點，讓出那地方戴我的好不好？」賁阿勾却撇撇嘴，「我才不稀罕呢。」說這話的時候，她連一個笑臉也不

肯裝。

今天，隔河那兩個男子又講那些老話來逗她了。她沒說話，只是唱：

「你會講來你莫闊，

路邊有刺我有歌；

大路長長河水淺，

刺破腳來難過河。」

那兩個男子中的一個也應聲唱起來了：

「妹呀妹，你莫狠，

望見河裏水茫茫，

河水茫茫過不得，

衆死幾多伶俐郎。」

賁阿勾聽見了她的對手一出馬就這們衰，她好笑。她覺得男子總是「鐵嘴豆腐腳」的，

所以她又唱了：

「勸哥莫把妹來欺，

妹是山中老畫眉。

沒本事的快躲起，

有本事的拿國旗。」

那沒唱歌的男子也笑了，提高嗓子：「嘿呀，噲，噲，噲，你看賁阿勾學文明了，罵我們沒本事拿國旗，打日本。若是那些『先前隊』（註二）在這塊住久點，怕你也進得『先前隊』啦！」

真的，自從上月城裏來過宣傳隊以後，賁阿勾的能幹善歌比她的天生體面還出名了。芙蓉寨周圍百里地方哪個不曉得！那些宣傳隊的人還把她的像畫在本子上，把她的歌記在本子上。因為那時宣傳隊的男男女女唱「義勇軍」「打日本」，唱過後也要芙蓉寨的人唱，芙蓉寨的人不好意思總怕唱，大家就推了賁阿勾，她就唱了：

「我們的山歌不好聽，

你們漢人忒聰明；

如今和我們一起唱，

我們總是一家人。」

唱後他們儘拍手，大家儘稱讚，居然講她是芙蓉寨的劉三妹！（註三）

如今隔河的男子講唱歌既不是她的對手；講「送」（註四）嘿，也是像口子上擺了松毛——封了路——（註五）又沒得法，又不好意思，就只好枝枝葉葉的講：「賁阿勾你莫刁，你會唱有本事把銀家人唱回來，何必去找二師公？我看你打單，到了『跳月』（註六）看你……」就這們「看你」「看你」的依依妖妖走遠去了。

哪們又不要找二師公呢！賁阿勾對這種刻薄話的人恨起來了。自從銀拉提挨抽去當兵以後，原本講定應了耶就「腳底板搽油」（註七）回來的，如今却失信了。賁阿勾請二師公幫她寫信，總寫過八九封，他總沒復。賁阿勾默他在城裏找人寫信總比這邊要容易八倍或

者九倍，可是銀拉提從沒有來過一個字，有嘿，總是搭口信：不是講逃不出，就是講告假也不給。喊她再等等他，若是過了八月節還不回來跳月，那就隨她再戴別人的鑊頭，接別人家的十五斤肉，十五斤酒了。（註八）實在賁阿勾自從他走後，還沒「連」（註九）上第二個男人呢。她覺得自從他走了之後，寨裏的男子個個都欺負她，剛才這兩個就是嘛！只有二師公不是，所以她常常找二師公，所以她此刻又要去找二師公了。

二師公，照文明詞兒的講法：他是芙蓉寨唯一的「智識份子」，也是唯一的「特殊階級」。芙蓉寨全寨的人，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認識漢字，寫得出苗文；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不種山挖嶺，養豬牧魚。他的職業主要是幫全寨年少男女寫情書！把男的意思編成韻文寫在紅底金欄的紙片上，送遞，唸讀，講解給女的聽；再問女的有什麼話，又編寫，送遞，唸讀，講解給那男的。此外就是幫全寨的人看曆本，查時辰，寫點東西，當點顧問。他是賁阿勾唯一信服的人，也是全寨人唯一信服的人，或是「幸福」的人。好比講從前來的宣傳隊，來講有日本人興兵作亂，殺人放火，若還人不齊心，擋他不住，芙蓉寨也難免

遭殃；就打算他們人馬打不到芙蓉寨，他們的飛機也會飛來丟炸彈。他們心毒，來了鷄犬不留，要芙蓉寨的人和外頭的人，大家不分彼此，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當兵修路，積草屯糧……這些話講過之後，有人信，有人疑，還有笑漢人胆小，懦弱無能的。不過個個人都恨日本。只有二師公看法不同，他講日本打中國是打漢人，和我們不相干，我們一邊不幫，才是正理。況且千里迢迢，哪們打得到芙蓉寨，就算打來，改朝換代，苗人還不是照樣種山挖嶺，養豬拔魚。孔明已死，哪個會做「飛鷄」，來下「炸蛋」？……芙蓉寨裏，哪個不講他在行！至於賁阿勾，却不管這些是非，她看中的只是二師公能够幫她寫信。

她揹着竹籬，悶悶地涉過河，上嶺翻了界，（註十）還沒曾走到山脚，就看見剛先那兩個男子又轉來了，她心裏一跳，就撿起了一塊石頭，「你們惡，我不打破你的頭也要打斷你的肩膀」。等她看見那兩個男子背後又走來了兩個女的，她才曉得她想錯了；「原來這兩對來放野！」（註十一）她臉一紅，石頭也沒去，就斜跑到嶺左手那條杉樹濃遮的小路上，讓他們上界子。她默起一種話，一種動作，她的臉更紅，她用力用力的把石頭去扎那

杉樹皮；兩個大銀耳環在兩邊肩上只管擺動擺動。等她聽到講話不像那種話，也不只四個聲音，她才轉想到她的猜想莫過又錯了？跑出杉樹林一看：果然錯了，上界來的人總有成十，並且彼此談談講講，像專門爲什麼來的，像等候什麼來的，又像在一塊爭駁什麼。

賁阿勾自然就跑過去囉，一走近了，自然就看清楚這些人是哪些人囉，原來二師公也在裏頭。二師公眼利，早就看見賁阿勾了，就喊「賁阿勾你也來看飛雞嗎？我講過孔明在世，才會做飛雞，你們不信，你看還不是同前幾回一樣白跑。我講我不來，你們硬拉我來。賁阿勾你屋頭（註十二）的人也來了嗎？」

賁阿勾才曉得行情，就問：

「晌午也打警報？」

一個女人答她：「你這們野，你不聽見那邊嶺村公所打鐘！」

二師公就接嘴：「那邊嶺是那邊嶺呀！古話講『隔嶺不同天』，就和我們這邊不相干嘛！」

那個剛才和賁阿勾對歌的男子就大胆駁他：「飛雞是飛在天上的，天是一塊，哪管你哪邊嶺，哪個敢包炸蛋有眼睛！」

二師公就「晦」的一聲，講「我敢包，就準他飛雞，也是來打漢人的。和我們無冤無仇，他犯不着。我們又不做虧心事，良心好，總有盤古保佑……」

另一個女人在旁邊點頭稱是，她插嘴講：「真的，就是漢人良心壞，所以遭劫。你看我們種起的山，他們總想來謀……」她這話馬上就得到二師公的點頭回敬，並且引起了坐地的人的同情，他們就把漢人沒良心的事數落起來了。

這個講「漢人總是把踩過飛的雞蛋和沒得飛的雞蛋一樣吃的」。（註十三）

那個講「我們修橋淋鷄血，漢人修橋要殺人來祭，用人血」。

又一個講「漢人是『紙筆定江山』，所以變成『人嘴兩塊皮，講話沒定局』」。

一個又講「漢人改朝換代，朝興朝敗，所以『富貴無三代』嘛……」

二師公就接到「所以，如今日本打來，其實是『先有苗，後有朝』，江山原本是我們

讓給漢人，攪到他們倒反欺負我們，如今，所以，這叫做一報還一報，屋簷水點點滴滴不差半分毫！」

賁阿勾無心聽他們的話，只管望天，天是淺藍的，白雲在高頭向城裏那方向跑。賁阿勾的眼睛也朝城裏那方向望，心裏也朝城裏那方向跑，她想一個人，盤算一些事。二師公看她那樣子，就笑：「賁阿勾就心銀拉提了，不要乾着急，什麼警報，你看哪回來過飛鷄？」賁阿勾想講一句話，話到嘴邊，又縮回去了。就蹲下身，卸下竹籬，用手去扯那根在腳邊的「算命草」。

那和賁阿勾對過歌的男子却在一旁自言自語：「城裏總比這塊險點囉！」

「那自然，那自然。」二師公也轉了話頭，對賁阿勾講：「哪們銀拉提還沒回來？我看我再幫你寫封信去，我們吃漢人的糧，安不上，替漢人擋炮子，犯不着……」

賁阿勾陡然想起一句宣傳隊的講法：「這是漢好！」但一想二師公又不是漢人，並且本已也想銀拉提回來，所以話到嘴邊，又是縮回去了。那手扯着的「算命草」已連根帶泥

拔起，那泥凹處原本有一個小洞，顯了出來，一下子就從洞裏跳出一個小蟲，旁邊草叢裏一條草龍探出了半條身來，光景是想吃那小蟲，但一見有人，草龍的半條身也像賁阿勾的話一樣，縮回去了。賁阿勾想捉到它，好明天帶去趕鬧子，（註十四）賣給人家喂畫眉。就撥開草去找，二師公他們講什麼她也不管。

隱隱的，遠處聽見有點雷聲。

「噫，這樣子好的天會下雨嗎？」另一個人也像聽見了雷。

「動乾雷？」又一個詫異起來。

賁阿勾找了一頓找不到那草龍，才想起這時又不是伏天，怎們動雷？正默不正，那雷聲漸漸地變得大，響得近，響得勻，響得不大像雷了。接到就是一陣大的，像劈雷，又不像，又有點像充火藥開石山，大家都怪起來，到處坐，望到了：城裏那方向起了一片烟塵。

由嶺下來了蠻多人，麻直朝界子上跑，外帶喊：「有飛鷄，村公所又打了警報

在這界子上的男男女女沒有一個見過「飛鷄」的，連二師公也在內，他正在肚子裏摸索他的本子，偶然靈機一動，想出來了：「這是古書上講的『六鷄』——他提高嗓子唸：『六鷄退飛，過宋都，……』退飛，不祥之兆……」

卡——卡——卡……

連珠響聲，從天下降，界子上的人羣慌張亂竄，一下子又是一陣——卡——卡——卡——卡……：這界子上，就有人喊「哎喲哎喲」了。

界子上的喊聲越高，那天空中的響聲却越小；等到人都聚攏來看清楚有兩個受傷時，天空中的飛鷄已經不見了。

傷的是二師公，傷兩塊——血從背上和屁股上流出來；先前和賁阿勾對歌的男子，賁阿勾還暗暗的講過「我不打破你的頭也要打斷你的肩膀」，此刻果然就傷了肩膀，真是……

這回真是飛鷄了，真是……

隔天，賁阿勾沒有去趕關子。芙蓉寨的人也積久不去趕關子，他們寨子裏已出了新門堂，使他們忙碌着一些新事情。

寨子裏的人臨時砍了四根大竹篙做轎槓，把夾捆烟葉的竹簾雙疊紮成轎床，高頭鋪起舊蓆子，底下墊牛草，把二師公和那個男子各放在一鋪上睡倒。準備跟村長抬他們進城去醫，賁阿勾除了夜來已經在那個和她對歌的男子屋頭陪了蠻多時辰，講了蠻多好話之外，此刻却低到頭，對二師公講：「你進城銀拉提一定來看你的，你講你要他和你報仇，你講我不要他回來了……」

二師公眼淚巴巴的講：「我錯了，我錯了，我一定一定……」

等到臨走時候，各人都拿出各人送給兩人的東西，放在兩人的轎上。有的是醃魚，有的是熟蝦，有的是醋浸螞蚋，還有蠻多人都送油茶，油茶都當場大家喝了。賁阿勾送兩人各一包錫糖，二師公接連講「不敢當，這太貴重了，我轉送給銀拉提吧！」

賁阿勾就止住他，輕輕地講「他另外有」。